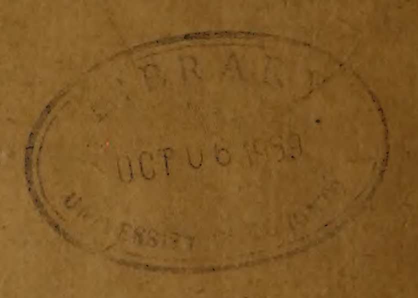

LIBRARY
OCT 06 1959
UNIVERSITY OF TORONTO



五　崇建

粵稽法運之盛衰定藉明覓援手詳核剎竿之起倒首推檀護敬心無憂王造八萬四千窣堵光赤震旦屹清涼南北朝須三百八十龍章闡建剎[illegible]輝勅藻歲免催科前代煌煌天語山綱斯役所司凜凜意行逮我

皇清屢邀殊典寶珠金蓮須自

內庭



清涼山新志卷第三

五崇建

粤稽法運之盛衰定藉明良援手詳核刹竿之起
倒首推檀護皈心無憂王造八萬四千窣堵光流
震旦峙清涼南北朝頒三百八十龍章閣建御書
輝翰藻歲免催科前代煌煌天語山蠲斫伐所司
凜凜憲行逮我
皇清屢邀曠典寶珠金鉢頒自
內庭

御筆宸篇垂於各頂臺麓建而射虎名川風雨剝而
真容易瓦傳億萬載不拔之洪基輩千百刦常存
之法窟志崇建第五

按感通傳道宣律師嘗問諸天佛法來此之始及
域內聖道場處天名玄暢者荅曰周穆王時已有
聲教及此清凉山者曼殊所居穆王於中建廟祀
之據此周代世主已有崇奉者矣
漢明帝時摩騰西至以慧眼觀清凉山乃文殊化
宇中有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阿育此云無憂天竺鐵輪王也能役

使鬼神造八萬四千佛舍利塔五臺山其一焉奏帝建寺額曰大孚靈鷲寺大孚者弘信也以表帝初發信心用垂永禩

高齊建寺二百餘所割八州稅以充香火

後魏孝文帝再建大孚靈鷲寺環寺復置十二院歲時香火遣官修敬今顯通寺即善住院菩薩頂即眞容院餘無考矣

隋開皇元年下詔五頂各建寺一所塑造文殊像度僧三人令業焚修十三年十二月遣使至淸凉設齋上自書疏曰大隋皇帝佛弟子堅敬白文殊大士周武亂常侮滅聖迹致愚者無以開迷智者

無以入聖朕往植善因繼茲昌祚起廢興殘福資黎首釋彼往愆惟聖斯假

唐太宗貞觀二年下詔五臺山等名山大刹聖道場處修齋七日畧曰朕惟神道設教慈悲爲先玄化潛通亭育資始朕恭膺大寶撫愛黎元矜愍之心觸類而長是用勞求冥貺幽贊明靈所冀九功惟敘五福宜爲普天億兆仰祈嘉佑九年十一月詔曰朕惟三乘結轍濟度爲先入正歸源慈悲爲主流智慧之海膏澤羣生剪煩惱之林津梁品物

任眞體道理叶至仁妙果勝因事符積善朕欽若
金輪恭膺寶命至德之訓無遠不思大聖之規靡
幽不察欲使人免蓋纒家臻仁壽比緣喪亂僧徒
減少華臺寶殿窺戸無人紺髮青蓮櫛風沐雨眷
言凋毀良用憮然凡天下名山佛刹宜度僧衆數
以三千爲限代朕清修而五臺山者文殊閟宅萬
聖幽棲境係太原實我祖宗植德之所尤當建寺
度僧切宜秪畏是年臺山建十刹度僧數百高宗
顯慶元年五月勑有司天下僧尼有犯法者以僧

律治之不得與民同科是年十月勅有司五臺山等聖道場地僧寺不得稅歛肅宗乾元元年勅有司五嶽并五臺各建寺一區選高行沙門主之代宗廣德元年十一月土番陷京師帝在華陰文殊現形以番語授帝及郭子儀克復京師駕還長安詔修五臺文殊殿鑄銅為瓦造鍍金文殊像高一丈六尺德宗貞元丙子勅河東節度使李詵進香五臺文殊殿延大華嚴寺清凉觀法師入長安是歲西域南天竺烏茶國王遣使進華嚴後分梵本

入朝兼賫奇香旌旆往禮五頂其疏詞畧云南天竺烏茶國深信最勝善逝法者修行最勝大乘行者吉祥自在師子王稽首和南於大支那國五頂山中曼殊室利摩訶菩提薩埵足下伏願我此流通聖教開化支那功德因緣惟聖證知於當來世得如善財始見大聖開法界眼入普賢乘

準華嚴鈔云大唐始太宗至德宗凡九帝莫不欽仰靈山留神聖境御翰天衣光施五頂中使香藥不斷歲時至於百辟歸崇殊方賫供慈雲

四被不可殫記矣

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詔天下童子願出家者得度牒是年有詔五臺深林大谷禪侶幽棲盡蠲稅賦二年上幸成都勑以金泥書經一藏勑中使送五臺山菩薩院供養每歲度僧五十人令事清修五年四月遣使臣蔡廷玉等勑河東路有司運給工料於五臺山建寺七年八月落成賜額太平興國寺眞宗景德四年勑五臺山眞容院建重閣供奉文殊聖像賜額奉眞閣自太宗至仁宗三代聖

主崇禮眷注泉石流輝所頒宸章玉劄凡三百八十軸清凉之典於時爲盛

元世祖至元元年詔曰朕眷仰靈峰大聖所宅清修之士㝠贊化機官民人等不得侵暴㳄年造經一藏勅送臺山善住院十二佛刹皆爲修葺成宗元貞二年帝幸臺山覩靈現有感勅建萬聖佑國寺英宗至治二年帝幸臺山見文殊化身晃若臨鏡至王子寺有感勅爲重修是年復創建普門寺

按妙濟等傳所記歷朝弘護止此數則然據五

峰荒榛野蔓之中殘碑古鼎並有勅造欽識則知前代帝王皆有崇建而史傳散逸不可遍稽故後世無聞焉

明永樂庚辰春太宗御製五臺感應序曰朕惟佛道弘深廣大超出三界圓滿十方慈悲利濟普度羣生然其要在於使人爲善去惡積福修因以共成佛道朕取佛經所載諸佛菩薩尊者神僧名號編爲歌曲名經俾人諷誦歡喜讚歎功德之大不可涯涘因遣使頒往五臺散施一至顯通寺即有

祥光煥發五色絢爛上燭霄漢衣被山谷朗曜日星久而不散已而復露文殊菩薩乘獅之相始猶彷彿及雲收霧歛乃見獅子揚髯吐舌奮迅騰舞左顧右眄於山巔佇立明日復有羅漢由華嚴嶺而來或數百或數十接踵聯翩翱翔其閒有頂經包者有拄錫者有裸體者有袒肩者有跣足者有跛躄而傴僂者衆至三千餘隱顯出没變化非常於時四方來遊五臺者莫不頂禮讚歎以爲千載之希遇大抵人之好善惟在於誠而已誠則純一

無妄貫徹內外足以通天地感鬼神貫金石孚豚魚雖極其幽遠無不感通者朕統臨天下夙夜拳拳以化民為務凡有所為一出於至誠是以佛經所至屢獲感通觀於五臺之顯應尤足徵矣今特命工繪為圖且復為歌曲以系之善信之士可不勉哉辛巳春上遣中官侯顯及大智法王如西土求經得梵筴藏經歸勅壽梓於番經廠先印一藏送臺山菩薩頂供養御製讚序曰朕惟如來為一大事出現演三藏十二部之玄言所以指教垂義

者尚矣自其言流於中土翻譯其義以化導羣類
非上根圓智之士鮮能通之夫治心修身所以成
道心也者靈虛明妙煥然洞徹該貫萬理而無所
遺也是故啓多聞必由於藏海原萬法本歸於一
心以是修證超乎圓妙常住不動無有所蔽此誠
末世之津梁迷途之明炬也朕撫臨大統仰承鴻
基念皇考皇妣生育之恩垂緒之德劬勞莫報乃
遣使往西土取藏經之文刊紙印施以資薦揚之
典下界一切衆黎均沾無涯福澤若夫世之業識

茫茫而罔知所歸者不究竟於斯亦罕能得其體而返其眞也用是爲贊以揭於卷首冀流通無窮焉贊曰如來演義諦法音遍充周世界恒河沙一一皆具足化導於羣類咸得成正觀有漏諸微塵悉超於覺海歷阿僧秖劫廣開方便門迷妄執空華一切了明徹有一不徹者誓不成佛陀我今念衆生是故廣演說深心奉塵刹俱願証菩提上報二重恩下濟諸途苦並登無上覺欲漏盡消除成就勝妙心以拯諸末劫廣此寄因義布施於竺乾

頻伽大梵音至妙不思議如十方擊鼓無礙於音聲有耳皆獲聞聞者即成覺堅固無動轉永不墮輪廻世尊爲證明作如是讚歎功德不可說永被於生靈壬午秋上遣大智法王班丹札失於西土迎葛里麻尊者入京勅封大寶法王大善自在佛師性愛林泉不樂京師辭行上曰五臺深林幽谷萬聖所棲師可居之勅賜鑾輿旌幢傘蓋之儀遣使送至大顯通寺是年復勅太監楊昇等建育王所置佛舍利塔幷修顯通寺甲申十六月旣望上賜

書於五臺妙覺圓通慧慈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釋迦也失曰相別遽爾數月想徒從已達臺山宴坐高峰神遊八極與文殊老人翺翔於大漠之鄉超然於萬化之始朕豈勝眷念薄致瓜果以見所懷丙戌秋上制書妙覺圓通國師曰秋風澄肅五臺早寒遠惟佛境清虛法體安泰今製袈裟禪衣遣使祇送以表朕懷後列異衣八品戊子春上書與妙覺圓通國師曰自師西行忽見新歲使者還乃知履況安和適慰朕懷茲

致鍍金蓮座用表遠貺庚寅夏上制書妙覺圓通
釋迦也失曰朕惟大師覺行圓融慈悲利濟朕心
瞻企夙夜不忘玆以歲序維新特遣禪師板竹等
祝讚於朕并以佛像等物來鑑玆誠勤亙深嘉悅
今遣內官戴與等賫佛像等物并致偈讚用表朕
懷宣德二年夏上制書妙覺圓通釋迦也失曰朕
惟佛氏道體冲玄德用神妙歷代人主罔不崇信
朕恭膺大寶體祖宗一視同仁之心隆佛氏慈悲
不二之教追惟皇祖皇考鞠育深恩如天罔極欲

舉薦揚之典一念之誠夙夜惓切惟大師功行高
潔定慧圓明朕切慕之特遣太監侯顯賫書禮讚
冀飛錫前來敷揚賛範廣闡能仁以副朕誠朕不
勝瞻望之至正統十年春上造藏經送安臺山普
恩禪寺聖諭曰朕體天地保民之心恭承我皇曾
祖考弘道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頒賜天下開覺生
民福資大業茲以一藏靈文送安普恩禪寺永充
供養聽所在僧徒看誦讚揚上爲國家祝釐下與
生民祈福務須敬奉守護不許泛常私借觀看輕

毀褻瀆致有損失違者究治故諭天順二年夏勅
諭護持山西五臺顯通等寺曰朕惟如來之教清
淨圓明慈悲利濟陰翊皇度覺悟羣迷自昔有國
家者皆尊崇其教用廣仁化矧五臺乃名勝之地
古剎所建我朝嘗創顯通等寺俾僧徒居住清修
上祝國釐下祈民福已有年矣昨命僧錄覺義從
鈴住持率所在僧徒自在修行今特頒勅護持凡
本寺及合山諸寺不許一應官員軍民人等侵擾
以沮壞其教違者以法罪之故諭是年夏上又勅

諭曰朕惟佛氏之教以空寂爲宗以普度爲心化民以善覺民以眞勿殺以崇仁勿盜以崇義勿淫以崇禮勿迷以崇智勿妄以崇信使强不凌弱大不虐小各安其分各遂其生舉一世而同躋仁壽之域其爲功德豈不遠哉今五臺新建寺賜名圓照聽從僧徒自在修行所有官員軍民人等不得侮慢欺凌以沮其教違者必罪無赦故諭是年勅造五大藏經安於五頂各有勅旨護持成化七年夏上勅諭五臺都綱司曰朕觀釋教古無官司僧

林穆穆法化自淳後世聖遠道衰不循律軌淫盜
奸欺靡所不至故我聖祖不獲已設僧司以治之
冀可復也惟五臺者乃國家資福之所千巖萬壑
皆淸行之棲爾都綱司宜衞護之使修心之徒安
心得所餘不法者依律治之毋得挾官虐衆侵凌
掊尅以負朕意違則罪之欽此故諭十七年上爲
聖母祈安造鍍金文殊像高一丈六寸並畫佛百
軸香金五百兩布帛千疋念珠萬串遣太監李珍
賫送臺山文殊寺供養施散上制聖諭曰朕惟佛

氏之教道明一極德化羣方利兼自他妙融空有
不言而民自信不令而民自行攝惡從善導迷返
覺其陰翊皇度之功深矣而五臺山者大聖所宅
感應靈異振耀古今實我國家吉祥福地今特遣
官奉賫佛像供儀詣山修敬以表朕誠爰祈海宇
寧謐母后萬齡時熙民樂同躋仁壽刻之於珉永
示朕心凡厥臣庶咸體斯意欽哉敬哉是年三月
聖母慈懿皇太后勅造藏經佛像并幡幢金帛若
干遣官修敬特頒懿旨護持是年六月復勅諭五

臺大文殊寺曰朕惟佛氏以空寂爲宗慈濟爲用
陰翊皇度開覺生民神化之功幽明無間是以無
分愚智家戶奉行非勉之而然乃自然也其於治
道豈不裕哉朕嗣位以來至善之道罔不思隆今
承皇考崇善保民之心於勑建五臺山文殊寺僧
二十名月給口糧命爾短竹班丹禪師焚修上祝
國釐下祈民福一應官員軍民不許侵暴以沮其
教違者治之故諭是月上復勑諭五臺山覺義定
旺曰朕惟佛氏之教以一心爲宗萬行爲用德贊

皇度道善斯民稽之前代悉多尚之逮我祖宗興代彌勤於五臺營建寺宇實爲國家祈福之所今特命爾都綱以職焚修尚宜丕振宗風廣宣慈化用副朝廷崇奬之意欽此毋忽弘治十二年秋上制疏遣太監周輔祭告五臺文殊大聖曰朕惟佛道宏深誠言明切教行中國粤有歲年惟此靈山具聞顯跡爰稽內典景切朕懷特遣內使遠申祭告伏惟至聖慧鑑衷誠祚我邦家永膺多福謹告正德二年秋上勅建銅瓦殿賜額廣宗寺七年春

上勅梵僧孕而只堅於中臺頂建演敎寺鑄鐵爲
瓦以覆之萬曆已卯勅建大寶塔傳明慈聖宣文
明肅皇太后曩承佛記於萬曆戊寅秋建慈壽塔
寺告完明年已卯春復出饍羞之貲於五臺山建
護國祐民釋迦文佛舍利寶塔大學士張居正奉
命撰碑文云昔阿育王獲佛舍利三千餘顆各建
塔藏之今五臺靈鷲寺塔是其一也我聖母慈聖
宣文明肅皇太后前欲搠寺於此爲穆考薦福今
上祈儲以道遠中止遂於都城西建慈壽寺以當

之居正業已奉勅爲之記顧我聖母至誠精虔不忘始願復遣尚衣監太監范江李友輩捐供奉餘資往事莊嚴勅建大塔院寺并護國祐民釋迦文佛舍利寶塔工始七年九月成於十年七月計費金錢出自內帑聖母復命臣記之臣竊惟聖人之治天下齊一幽明兼綜道法其粲然者在古先帝王垂成憲著章程於世矣乃有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以慈陰妙雲覆涅槃海饒益羣生則大雄氏其人也其敎以空爲宗以慈爲用以一性圓明空不

空爲如來藏卽其說不可知然以神力總持法界

滂漉沉淪闡幽理賚明功亦神道設教者所不廢

也我聖母誕育皇上爲億兆主養成聖德澤洽寓

內施及外方日所出入靡不懷服至如寧靜以奠

坤維建梁以拯墊溺儉素以式閭帷慈惠以布恩

德含生之倫有陰蒙其利而不知者所種孰非福

田所證孰非菩提哉乃益建勝因廣賚冥福託象

教以誘俗乘般若以道迷斯可謂獨持慈寶默運

化機者矣先是俺答欵關效貢請於海西建寺延

僧奉佛上可之賜名曰仰華至是聞聖母作五臺寺又欲領其衆赴山進香革彼凶慝懷我好音臣以是益信佛氏之教有以陰翊皇度而我聖母慈光所燭無遠弗被其功德廣大雖盡恒河沙數不足以喻其少分也乃拜手稽首庸記歲月系之以詞曰於惟慈氏闡教金庚以般若智濟度羣生普天率土莫非化城法雲慧日布濩流行鴈門之西亦有靈鷲七級浮屠巋然特秀阿育獲寶散布緇流南飛一粒永鎮神州塵劫幾更山川不改重建

妙因機如有待惟我聖母天篤慈仁總持陰教覆育蒸民莊嚴寶刹於玆靈壤龍象巍巍人天共仰旣右父母亦右我皇定命孔固寖隆寖昌臣庸作頌億載垂光是年正月上爲祈儲遣太監尤用張本詣大塔寺修無遮齋七日十二年遣太監高勛王忠詣山飯僧十三年勅造大藏經布賜天下名山用充化寶五臺頒二藏焉二十六年夏六月遣御馬監太監王忠曹奉於五頂幷獅子窩等處修建洪福萬壽報國祐民吉祥大齋於千佛澡浴池

設十方四衆大施會秋九月遣官曹奉賫白金一千兩於獅子窩建造洪福萬壽藏經樓閣二十七年春三月遣御馬監太監王忠賫送佛大藏經一藏於獅子窩幷賜寺額曰大護國文殊寺兼頒勅諭供奉夏五月遣太監王忠賫送佛大藏經一藏供奉中臺賜泥金水陸相於龍泉寺夏六月復遣王忠賫一藏供奉北臺秋八月遣官於五頂作祝延聖壽道場冬十一月遣官曹奉懸長幡二首於獅子窩二十八年夏四月遣太監王忠賫佛經三

藏供奉南東西三臺
按舊志明朝崇奉頒賜勑諭事跡止此萬曆二
十八年已後修建頒賜尚多因歲月湮沉無可
稽核矣
皇清康熙二十二年
聖駕廵歷清涼山琳宮梵宇遍加修葺灑翰賜額流
輝五頂勒銘刊碣永垂億禩誠爲千古曠典



世祖章皇帝於順治十二年四月發
帑金差內大臣譚泰同大喇嘛底爾登鄂母齊率領
格隆四十員到山修建祝國佑民道場四十日圓
滿闔山僧俗軍民人等均沾
皇恩
順治十四年十月
上發帑金差哈蘭兎金巴馬偏峨三位大人同額木
齊喇嘛率領格隆五十員到山修建祝國佑民道
場一百日圓滿闔山僧俗軍民人等均沾

皇恩

當今皇上於康熙十二年十二月

旨差一等侍衛瓢子同

御前侍衛吳什哈白京朱黑德莫羅四位到山拈香

禮

佛隨後復差

御前侍衛吳當朱爾戸二位大人賫送金銀龍緞香

燭哈達到菩薩頂供

佛修建祝國佑民道場

康熙十七年五月

旨差大人吳達禪那爾泰二位與菩薩頂賚送

御筆五臺聖境扁額

康熙二十二年二月

聖駕臨山各寺發金

特命修建上祝

太皇太后延壽無疆道場三日親禮五頂各刹拈香

於菩薩頂各殿陳供金銀龍緞香燭哈達於

佛前祝保

太皇太后福祺衍茂聖壽無疆

特恩與

勅封清涼老人賜龍袍貂座衣靴等件又

賜御筆斗室扁額賜大喇嘛二員龍袍衣靴緞疋外

格隆每衆蟒袍緞疋　御筵大衆賜米千石合山

番漢僧俗軍民人等均沾

皇恩皇賞　駕幸中臺

特旨面諭大喇嘛各寺住持併地方官員禁止不許

砍伐山厰各要栽培樹木壯麗名山風水

鑾輅東回隨差大人偏峨佛保二位領各行匠役到
山各寺度量尺寸以便賜扁賜幡於九月
聖駕復幸臺山仍駐蹕於菩薩頂虔修道場三日五
頂拈香各刹禮
佛掛扁揚幡香燭茶果哈達每處銀二百兩菩薩頂
特供金銀珠寶纓絡龍緞幡扁頂纓香燭茶果哈
達銀一千兩以此功德上祝
太皇太后萬壽無疆獨於西臺頂菩薩現瑞祥光五
色儼然有像

聖駕至中臺方隱諸王侍衛大人暨內外官員無不稱頌
皇上聖德昭明所致
賜銀一千兩修建瀑浴池華嚴嶺清涼石三處以應其瑞於菩薩頂大喇嘛大喇嘛各賜龍袍內緞金銀
皇賞日賜御筵格隆每衆蟒袍錦緞恩賞合山番漢僧俗軍民人等均沾
皇恩皇賞

康熙二十二年四月

特旨發

帑金三千兩重修五座臺頂

康熙二十三年三月

旨於菩薩頂前後山門設立永鎮把總一員馬兵十

名步兵三十名護守香火供器

康熙二十三年五月

旨差吳達禪大人賚送

御製五頂碑文

康熙二十四年發

帑金三千一百八十兩創建射虎川臺麓寺奉

旨設立大喇嘛一員格隆班第二十五衆焚修香火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

旨差吳達禪大人賫送香銀哈達到山各寺修建上

祝

太皇太后延壽無疆道塲

康熙二十七年三月

旨差裕親王爺同官保大人到山於菩薩頂賫送金

銀寶珠哈達外與各寺銀糧修建報

太皇太后慈恩道場

康熙二十九年八月

皇太后

旨差太監首領鄭開仕韓信李春茂三位同員外郎

董什布賫送銀糧香燭哈達到山修建祈保

當今皇上萬壽無疆道場四十九日圓滿之日合山

僧衆均沾

皇恩

康熙三十二年五月

皇太子差內大臣包第侍衛薩音圖員外郎啓賚送金銀寶珠龍緞香燭哈達到菩薩頂羅睺寺臺

麓寺修建祈保

當今萬歲萬壽無疆道場

康熙三十二年六月

七阿哥差總大人穆忝觀音保阿臨保旡而大韓褚漢五位賚送銀糧緞疋香燭哈達到山修建祈

保

當今萬歲萬壽無疆道場

康熙三十二年六月

皇太后

旨差太監首領王國用鄭開仕二位同員外郎噶達

洪賚送銀糧錦緞香燭哈達到山修建祈保

當今皇上萬壽無疆道場四十九日圓滿之日設齋

放堂合山僧俗軍民人等均沾

洪恩

康熙三十七年歲次戊寅二月朔旦

聖駕幸清凉山駐蹕菩薩頂五頂朝禮各寺拈香謁
佛供奉香資建護國裕民道場三永日闔山番漢僧
衆咸棠
皇上大賚特賜菩薩頂供銀千兩大喇嘛龍袍彩緞
敕封清修禪師銀印重四十八兩仍提督五臺山番
漢大喇嘛事於臺麓寺供
內造佛像三尊爰
賜大喇嘛龍袍彩緞格隆班弟二十五衆月給俸薪
諸項照菩薩頂例

鑾輿回京復發

帑金三千兩重修碧山殊像二寺萬彙咸新

恩施益溥聊記梗槩垂示無疆云爾

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大喇嘛清修禪師

老藏丹巴奏請

皇上頒賜梵書藏經全部於四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差會計司員外郎關保賫送菩薩頂眞容院永遠

供奉

康熙四十年十二月初八日奉

旨

養心殿監造兼廣儲司司庫王道化

武英殿監造會計司員外郎兼佐領赫世亨　同監刻

清凉山新志卷第四

六顯應

事澈形識之封隨時亦顯理懸生滅之表觸類偶彰月魄印千江聊示有感必通之旨日輪明萬國遍吐無微不燭之光故大聖示生心期利物至人闡化願在轉凡東涌西沒西涌東沒渾如大火聚燎却面門見卽有形覓卽無跡何異弄潮兒滾成毬路見說婆羅門白鬚曳杖忽然覿面正逢渠將謂金剛窟苧服牽牛認著依前還不是眞詮諦信

不假沉吟大道斷攀寧容佇想志顯應第六

五髻仙人

漢明以前聲教未至臺山聖境聞者尚稀況身歷者乎其時林木茂密虎豹縱橫五峯之徑人跡罕通偶有川原平衍之地皆黃冠所居惟遙望五峰祥光煥發神燈夜懸皆以爲神人之都相傳有仙人者項綰五髻衣掛三縷或獨行無伴或羣兒相逐望之儼然卽之便失或云周時卽在此山或云莫窮其始嗣以人蹤日繁出入漸少住山黃冠俱日爲素衣仙後漢

時尚有見者至魏晉間遂絕踪跡三晉異記曰無恤登常山西占紫雲之瑞疑雁代間有王氣因獵於五臺之阿倐爾雲淡若水見神人焉衣素容若金儼若熙若占之蔬祭吉遂罷獵而返後寶藏經至乃知五髻童子文殊化身也

貧女乞食

元魏大孚靈鷲寺春三月設無遮齋有貧女莫知所從二子一犬隨之身無餘資剪髮作布施復告主僧曰吾有急務欲他往幸先分我齋僧卽與饌三分女

曰吾犬亦應得食僧勉強與之女曰我腹有子更須分食僧怒曰汝求僧食無厭腹中未生之子卽隨汝食何用更分濫饕之心抑至此乎貧女被訶卽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三界無着處致使阿師嫌乃踊身虛空化菩薩相犬爲獅子兒爲二天童瑞雲縹緲復說偈曰衆生學平等心隨萬境波百骸俱舍盡其如憎愛何時一衆數千人悲泣向空曰願大聖示平等法門我等奉行空中偈曰持心如大地亦如水火風無二無分別究竟如虛空冉冉上升而隱

其地以貧女所施之髮建塔供養萬曆初主僧圓廣重加脩葺於塔下掘得聖髮數絡其色如金視之閃爍不定塔在大塔院寺東即古雜花園也

三沙彌聖授靈藥

魏大孚靈鷲寺有三沙彌聞山多仙靈相約裹糧訪焉深山大壑靡幽不至餱盡不歸採葉充饑誓以覩聖爲期已逾三月共息樹下有巨人浴嶺而來身黑如漆而有光明沙彌遮跪其前曰聖者願遺道術巨人大罵排突而去沙彌追之數里見大石穴即投身

而下沙彌正驚訝間忽雲中飄墜一人招三沙彌同入穴中行數十步舍閣投明遍界作碧琉璃色空中懸明月珠光逾日輪照耀其人授沙彌醇酒曰飲之得度沙彌以師戒不受其人曰汝既不飲仙不可得沙彌欲辭還其人曰天已暝可蹔止宿其人忽不見沙彌各宿一窟有女子忽來侵之各念求仙未得反遭魔障遂牽連遁出已行數十里有天童從空飛來曰大師見汝奉戒堅貞故贈汝神藥用遂汝願人各一莖其色如玉食已身遂飄然而舉歸辭其師而去

莫知所終

明勗遇聖

北齊釋明勗者定州人嘗閱華嚴知清涼乃文殊所居遂負笈來遊深林幽谷靡不詢歷偶値異僧容貌甚奇乃相結作伴欣得同志行三日至東臺半麓見一弊屋中有數僧容貌鄙陋威儀疎野勗意慢之日曛遂寄宿茆菴中夜同伴僧疾作困篤呻吟至旦臭穢莫近伴謂勗曰我病甚沉汝當先行勿相滯也勗曰吾遊禮畢當復相顧遂舍伴而行離菴數武忽聞

其後錚然有聲回顧茆菴倏焉俱失方悟聖境幻化自慨愚暗號痛踊絶懇禮旬餘更無所見既歸白之耆宿宿曰據公之罪有二焉見僧生慢棄侶獨行由斯雖入聖叢如隔山岳矣勗承茲誨終身持敬以事病僧爲誓願焉

西來化僧

宇文後周時有梵僧自天竺來云禮迦葉佛說法處及清凉山文殊住處適關西僧道信等數十人隨行至菩薩頂中夜入火光三昧現文殊聖像夜盡全滅

了無遺跡乃知即大士化身也

道明入聖域

後周娑婆寺僧道明者志業禪觀採求聖境攜一沙彌至東臺花林山入谷偶聞神藥奇香見石臼方搗藥訖而無人明自慶曰吾求聖境曰以彷彿在茲矣躑躅間忽二丈夫從深林出形容光偉明即稽首求哀丈夫曰且止俟我白衆有頃一人來招謂沙彌曰汝且勿隨恐觸清衆沙彌強隨入行數十步忽見茂林清泉名花異果堂閣殊麗儼若天宮淸衆穆穆具

大人相瞻仰無厭有一長者顧謂明曰此泉眞實安容繁瑣汝速送沙彌出更來就座明如命方出數步回首俱失惟峰嵐黷澹而已師徒歎恨而歸

高節見海雲比丘

隋高節者并州人年十七厭塵勞求出世父母以其不事家人生產亦欲捨之一日辭親由代郡入臺山不避蟲獸直造幽深於北臺後谷見一頭陀苫茅爲居節一見卽生難遭想長跽求度僧曰汝能食我食而後可度節卽採菓而食汲泉而飲居數日初無厭

怠復懇求度僧曰能誦法華而後可度節經七日法
華成誦僧曰汝能攝念一坐七日必當得度節卽飽
食木葉澗漱已一坐七日從定而起覺身心輕利法
喜無量長跪白僧曰至哉大師令我得法安隱願以
大慈度我出家僧曰我年髦矣不能令汝成道今長
安有臥輪禪師可往依之節曰請和尚道號弟子受
持僧曰我海雲比丘也節泣拜而歸赴長安詢輪公
所在而投謁焉輪問所從來節曰弟子自五臺山奉
和尚命來投師輪曰汝和尚何名節曰我師海雲比

丘也輪大驚曰海雲卽華嚴經中善財所叅第三知識非萬刼修持莫能覯遇汝棄此大聖而來從我何其悖耶節方解悟遥望五臺猶思再覲辭輪而返復履舊境惟苾苾荒麓已

解脫和尚

隋解脫和尚代州邢氏子卝歲辭親於臺山昭果寺披剃圓具戒從抱腹山志昭禪師叅學昭深器之未幾返昭果晝誦大乘夜則禪觀嘗於東臺麓見草衣比丘跏趺石上卽前叩首曰欲見文殊乞為指示比

丘指金蓮花解脫顧之比丘卽失脫於石畔哀祈頂禮日夜無間精苦彌厲久之卽臺麓間再覩比丘於圓光中現半身語曰夫解脫者當求諸已而由人乎言訖不見於是狂機頓歇深契無生得大法喜卽發誓願我得此法不應獨善願與一切含靈共之說是語已卽入三昧於三昧中見諸佛現形說偈曰諸佛寂滅甚深法曠刦脩行今乃得汝能開曉此法眼我等諸佛皆隨喜解脫問曰寂滅之法若爲可說以敎人耶諸佛偈曰方便智爲燈照見心境界欲究眞法

性一切無所見州牧請師適州傳戒畢東歸途中日暮自念不得燒香供養踧踖慚愧忽聞空中聲曰合掌以爲華身爲供養具善心眞實香讚歎香雲布諸佛聞此香時復來相度汝今勤精進終不相疑悞自爾法澤普霑盛化五十餘年後不知所終

杜順和尚

唐法順和尚姓杜氏如晦族長世傳文殊化身降靈於雍州萬年縣神迹炳著不可勝紀有患聾者投師師呼之則聾愈有患瘂者投師師與之言則瘂愈武

功縣僧爲毒龍所魅衆掖以詣師師端拱面之坐龍遂附病僧曰大師所向義無復留身即釋然師大弘華嚴圓頓之旨作法界觀文簡理盡天下宗之唐太宗名謂之曰朕苦勞熱師之神力何以蠲除師曰聖明御寓微恙何憂但頒大赦聖躬自安上如言頒赦疾遂瘳因賜號曰帝心弟子智儼傳其教是爲三祖弟子智冲辭赴五臺禮文殊師授以函曰若見文殊當開視之及至臺山深林幽谷罔不遍歷忽逢山叟語之曰子奔馳憔悴欲何求耶冲曰求見文殊耳叟

曰文殊行化長安未歸此何得見冲詢爲誰叟曰法順和尚也冲悟開函視之有偈曰遊子漫波波臺山歷土坡文殊祇遮是何更問彌陀回視其叟倐然不見冲急歸長安而順已遷化矣時貞觀十四年五月也師有法身頌曰嘉州牛喫草益州馬腹脹天下覔醫人灸猪左膊上義學莣然莫窺其旨

波利入金剛窟

唐佛陀波利者北印度罽賓國人也忘身徇道遍探靈跡及聞震旦有曼殊住處遠涉流沙特來禮謁以

高宗儀鳳元年達茲土至臺山生大欣慰五體投地向空白云如來滅後衆聖潛靈惟大聖文殊師利大悲無盡於此山中汲引羣生某痛切生遭末季不覩聖容遠涉流沙敬來瞻禮伏望大慈令我暫接慈容仰垂聖訓白已悲泣向山頂禮忽見老人自谷中出作婆羅門語謂波利曰汝謂情存至道遠訪聖踪漢地衆生廣造黑業出家之士多犯戒律西土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能滅重惡業垢汝持來否荅曰某直來禮謁未將經來老人曰汝當速返取此經來利濟

衆生卽是面覲諸佛豈一文殊而難見哉波利聞巳不勝忻慶禮老人足舉首失之悲喜交切畢志捐生復還西土求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於永淳元年考原本作二年而永淳只一年卽接弘道元年悉爲悞記今改政回至長安具事上聞高宗大悅命日照三藏與波利叅譯特賜波利絹三千疋留其原本波利泣奏曰貧道委命取經爲濟羣品非圖富貴也願陛下開一視同仁之心而流布焉上憫其志乃留唐本還其梵文波利將詣西明寺與沙門正順等重譯訖波利持梵本往五臺入金剛窟竟

不復出或云旣入窟已見帝網光明聖眞穆穆顧同行在外復出招之未旋踵閒聖境卽失惟穴存焉波利遂於巖畔坐脫

無着見聖

唐無著文喜禪師嘉禾語溪朱氏子七歲薙染習律聽教以會昌沙汰返服韜晦大中初例重懺度於鹽官齊峰寺謁大慈性空禪師指令遍叅乃詣五臺華嚴寺前甃憇遇一老翁牽牛而來至無著前問曰子欲何往答曰欲入金剛窟不得其門翁曰且就無家

少息覓茶著卽隨行五十餘步抵其家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師登堂堂宇皆耀金色翁踞床指繡墩命坐問曰近自何來著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著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交叅著曰多少衆翁曰前三三與後三三翁呼童子點茶并進酥酪著納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箇麼著曰無翁曰將甚麼喫茶著無對時日色將晚著問翁擬假一

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著曰某甲無執心
翁曰汝曾受戒否著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無執心
何用受戒著辭退翁令童子相送著問童子前三三
後三三是多少童召大德著應諾童曰是多少著復
問此是何處童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著悽然悟彼
翁者卽文殊也不可再見卽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爲
別童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
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眞常言訖均提與寺俱
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獅子往來忽有白雲

自東方來覆之不見時有滄州菩提寺僧脩政等至尚聞山石震吼之聲著因駐錫五臺至懿宗咸通三年始至洪州印心於仰山後旋浙住龍泉寺錢王奏賜紫衣將順寂告衆曰三界心盡卽是涅槃跏趺而逝塔於靈隱之西塢後漢天福二年叛卒發藏塔肉身不壞爪髮俱長錢武肅王重加封瘞宋南渡寧宗嘉定庚辰遷瘞於淨慈永明壽禪師塔左

按舊志無著入金剛窟傳著爲永嘉董氏子年十二依本州龍泉寺出家天寶八年得度至大

曆二年遊清凉山遇牽牛老叟考五燈會元無著文喜禪師嘉禾朱氏子七歲薙染武宗會昌沙汰返服後再攕度於齊峰寺歲月姓氏互異舊志言立化於金剛窟前會元言順寂於龍泉寺後移瘞南屏今淨慈之窣堵儼然而臺山無可稽考故改從會元而舊志有老人爲無著說偈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恒沙七寶塔寶塔畢竟化爲塵一念靜心成正覺會元無之附錄以補缺畧

李靖射聖

唐雁門大守李靖不信神佛傲慢無禮任代摧毀梵刹不可數計因獵縱馬於中臺之野見僧與婦人共浴於池靖大怒援弓射之望其僧偏袒一肩以受矢冉冉東南行而氓追至菩薩頂見文殊普賢二像矢插文殊之肩靖大悔恨泣謝而去諸叢席頼以保全

神英入法華寺

唐神英禪師滄州韓氏子丱歲得度壯依南岳神會大師咨出世道久之一日會謂英曰汝緣在北清涼

聖地好建法幢勿滯此也英承誨北遊開元四年至臺山憇華嚴寺齋後獨遊西林披雲深入忽覩一寺額曰法華院英入瞻禮有多寶佛塔一座珠玉爲飾縹緲入雲後有仁王殿黃金爲瓦琉璃爲壁中設文殊聖像目髮紺青身紫金色其諸堂舍深邃不能遍探僧儀光偉默坐不語英叩執事欲依衆淸修執事可之復曰汝衣鉢在外可即持來英出取衣鉢還尋其寺了無所見惟深林密箐而已英徘徊哀感即其處建法華院今鞠爲荒蔓矣

道義遊金閣寺

唐道義禪師江東人受業衢州龍興寺開元二十四年與杭州僧普守同遊五臺於淸凉寺掛囊二人同訪聖跡至南臺北嶺畔見一老僧神彩嚴峻鬚髮皓然乘白象循嶺而來二人驚愕避路稽首象行如風倏然而過欲隨其踪寒風驟起歸宿淸凉寺明日復尋嶺上見乘象老僧拽杖而來謂義曰汝可急行及中齋也義叩首曰師今何往老僧曰太原韋尹家齋汝勿遠去待回相邀義顧盻之間已失老僧而身及

同伴並抵齋所舉預僧食瞬息而返復在嶺畔義與伴竊爲驚怪復念老僧所誨徐行林中待之忽見童子黃衫蔴履自東林出至義前合掌曰我名覺一奉和尚命請衢州義闍黎喫茶義欲呼伴覓之已失遂隨童子行百餘步忽見金橋義卽隨登進一大寺殿堂僧舍垣墻皆金色眩耀地爲碧琉璃所成義隨童入東廂第一院見老僧坐金繩床謂義曰闍黎來耶義具威儀頂禮訖老僧命設小座令坐義叩問曰和尚常說何法誨人答曰春樹彌陀佛秋花觀世音又

問此中爲娑婆耶爲淨土耶老僧以白拂擊床曰闍黎會麽義曰不會老僧曰汝不會是娑婆耶淨土耶義曰某甲適來遊山惟見丘陵草樹今見此處金玉樓臺是以淨穢不決聖凡莫辨老僧曰闍黎豈不見道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汝但分別見盡聖凡安寄言畢童子卽捧茶藥與義啜香美清奇非世間味茶畢命童子引令叅堂歷十二院及大食堂徧觀聖衆或論法義或惟默然曾莫測其數義忽思同伴在近不得預叅聖會潛出門度橋招之囘首卽失其境惟餘

烟靄榛莽義惶遽擘地悲號而同伴已至具言所見歎恨而歸後人建金閣寺以識其地焉

李長者聖授華嚴經旨

唐李通玄遊五臺於善住院逢異僧授以華嚴經旨談論至暮僧將別去李長者曰天色垂暮師欲何適僧指北峰頂其行飄然若御風長者追之不及至夜望峰頂火光亘天詢之寺主荅以野燒長者念異僧適彼此必神光非野燒也即拽杖縱步而登至頂見火更熾周方里許視其中建紫金幢先異僧趺坐其

下天衆圍繞梵音琅琅長者心維設我投中得覩聖師燒身無憾卽踴身投入頓覺清凉法喜無量方擬趨前頂禮其境已空長者卽於是處坐三日而後下山至西谷口遇數童子目光外射天衣飄搖乘風而過長者稽首童曰疇昔之夜投身光中者非子耶長者曰然復問仁者師爲誰童曰吾師妙德耳長者欲挽衣隨之童曰汝宿願弘經何得忘却揮手飛去長者念大士授旨釋經此地嚴寒遂南徙盂陽之方山鑿巖以居柏葉和棗作餅如錢日餌七枚時稱棗柏

大士口出光以代燭猛虎馱經仙童汲水論成四十
卷及決疑論行世開元二十八年春唱寂於石室即
太原之鎮山也

法照入竹林寺

唐法照者南梁人也大曆二年春於南岳雲峰寺食
堂前趺坐澄寂間有五金臺現於鉢中瓊樓紺殿衆
寶莊嚴內外明澈晃若臨鏡萬菩薩影并現於中移
時方滅心甚疑焉歸寮白衆時有嘉延曇暉二闍黎
者爲之解曰如師所覩乃淸凉山也師之道緣必於

斯境師盍歸歟照雖奇之歸心猶緩四年在衡州湘東寺閣上結念佛三昧六月二日未時五雲擁寺雲中現金玉樓閣中有彌陀及文殊普賢高座巍然梵衆羣繞照與衆僧咸覩如隔烟霏哀泣頂禮至酉方滅至晚照於道場外經行値前見梵衆持錫而行照問曰師等住於何所僧曰我儕家五臺子盍歸乎言畢捨去照因思昔覩遂結伴北遊次年夏始達臺山遙瞻五頂宛符舊境止息佛光寺晚事禪寂白光起於北谷來燭照前照卽起整衣依光而行東北里許

澗下有石門照叩門久之童子出謂照曰子來何遲也引度溪橋花木秀鬱臺殿參差文殊大士坐講堂高座萬聖圍繞照頂禮再三咨求至道大士示以念佛三昧命以是法流布人間復示偈曰汝等欲求解脫者應當靜念彌陀佛妙相明時更觀察無相無生不可取反窮觀者無所得於無得中常精進一切衆生本覺心即是諸佛法身體覺體寂然常離念良由念起即無明返照窮流諸念盡即見如來平等身圓明寂照同虛空證入菩提無上果照聞已身心清凉

如袪重負生大欣慰五體投地起已開眼聖境皆失
照奉持終身轉相勸勉後不知所終

道海設浴聖現

宋至道間眞容院僧道海者結百僧會諷華嚴經四
月八日爲衆僧設浴藥草煎湯名香薰室巾單鮮潔
果餌珍奇先請首座耆年數人入浴衆方解衣次忽
聞揮洗聲首座入視見羣童身作黃金色浴於澡池
首座既怪且疑出謂浴主曰一衆未浴何容兒童先
入主大驚入視惟光明滿室異香馥郁了無人焉乃

知聖僧示現一時傳爲盛事

蒲衣童

宋紹聖間宰臣呂惠卿視堠戍道經五臺至中臺忽暴風雷雨聲震林壑從者驚悚潛伏有物狀若蒼虬出雲霧中雷電繞之惠卿駭甚不敢仰視移時而霽見一童子體黑而被髮以蒲自足纏至肩偏袒右髆手執梵篋直來問惠卿曰居士何見而震駭若此惠卿曰夙有障緣遇茲惡境童子曰今已滅矣居士何求而來惠卿曰求見文殊大士童子曰欲見菩薩何

爲惠卿曰嘗覽華嚴經旨深意廣欲請命大士箋釋流行使闇夜疾得光明大心藉以開悟童子曰諸佛說法簡易明暢如十地一品釋文不過數紙今敎家株蔓注近百卷而聖意轉晦眞所謂破碎大道也惠卿怫然曰童子容貌寢陋而敢譏訶前輩乎童子笑曰居士謬矣此閒一草一木無非文殊境界在汝日用觸事不迷此眞文殊也曷以凡情亂干思慮耶惠卿忽醒俛仰之閒童子騰空現菩薩聖像跨金獅隱隱沒於雲際惠卿命高手摹衣蒲之相流傳至今云

如馨律師受衣

明如馨律師字古心溧陽楊氏子嘉靖間禮棲霞素菴節公薙髮精嚴五德禮誦尤勤事師三載一念無違其時談經者多弘律者尠馨喟然曰佛法住世功在毘尼盡專律學以報佛恩因閱華嚴至菩薩住處品知文殊大士常住清凉冀瞻慈相辭諸法侶腰包而行三踰寒暑方眺寶峰於金剛窟畔景值餘暉徘徊瞻眺忽見老母形枯髮白冠敝衣鶉捧僧伽黎自林間出呼馨而告曰大德禮懇殷勤不憚勞苦我此

法服子昔受持不意中違今應贈汝文殊難見徒涉劬勞見仍不識亦何所禪謦默然遲疑母去數武喚言大德比丘我即文殊謦疾趨攀挽已失其處惟伽黎存焉乃泣禮返步適寺僧夢神致囑優波離尊者來汝等速迎致禮以是因緣僧徒共曉沿途士女香花供養不可數計因掛錫妙德菴復感五頂放光於寶光中見大士手爲摩頂心地洞開後遍遊諸方道侶皈信抵金陵吉祥里創刹即名古林龍象遠集法會雲興神宗特勅延至五臺命司禮內臣張然代受

菩薩戒陞座之頃五色祥雲結蓋盤空內臣還奏賜號慧雲律師并頒賚金頂毘盧帽千佛珠衣鉢盂錫杖功德圓滿仍返古林唱寂於萬曆四十三年十一月神宗於慈忠寺請頂相入大內供奉親爲題讚曰瞻其貌知其人入三昧絕六塵昔波離今古心凡今南北律宗萬派千岐無不出馨之門實爲中興毘尼之祖雖遠符優波再來之讖記而林間授衣寶光摩頂菩薩顯示尤屬近事之彰明較著者也



清涼山新志卷第五

七外護

遊心奧義助闡發於靈山染指正因喻微淵於法海調禦有末後之囑非王臣何以衛金湯毘耶垂向上之機惟曼殊爲能臻闡域矧茲入人心者最深紫陽推其異議感神化者至速天覺著以鴻篇所以聖像或沉或浮泥宿雲翔緣隨時節金燈忽隱忽現車旋池湧光驗感通持法輪於欲隆儼然未散拈花蕩魔力於繁興宛爾從空奮杵志外護

第七

陶侃

晉都督陶侃字士行幼嘗夢五臺僧從乞食及爲廣州刺史海濱漁人每夕見光燄騰起以白侃侃遣人摝之俄而金像涌於波面扶掖上船載至番禺座下梵書阿育王所造文殊像譯其欵識曰育王既統閻浮傲敖鬼王制獄備極殘酷文殊現身鑊湯火滅湯冷生青蓮花獄卒白王王心感悟即日毀獄造八萬四千塔並聖像散布天下此其一也初侃未能深信

佛法覩此嘉瑞乃傾心焉運安武昌寒溪寺後欲遷荆州百夫不移乃付沙門惠遠迎往廬山舉之飄然無滯時人爲之語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乎遙遙

裴休

唐相國裴休字公美河東人幼時嘗値異僧云清凉山來貽舍利三顆並一簡乃竺書人無識者置笥中有年出仕後與黃蘗圭峰往還栖心禪道志脫塵網一日揀故紙忽得昔簡呈於圭峰峰令梵僧譯出成

一偈曰大士涉俗小士居眞欲求佛道豈離紅塵公閲偈竊喜遂不棄祿爲道日切廣德間代宗命河東節度使李詵詣五臺請觀國師入京詵至京裴公問曰清凉之遊樂乎詵曰黃沙紫塞何樂之有且吾聞清凉山聖者所居至其處者熱惱蠲除刧壞而此山不燎某五月至彼猛風吹折浮圖家人患熱死衆僧毆打諍訟其過不可枚舉安在其清凉無惱耶公曰甚矣子之謬也子持熱惱之心欲入清凉之界者猶披蔴而度火欲其不燒豈可得乎夫清凉界者初非

別有也不離當處物莫能間無寒無暑匪塞匪通風吹不搖雨打不濕故刦火不能燒毘嵐莫能壞無諸灾患是號清凉非思量分別所能入也子持一片妄心而入聖境求其感通亦蚊子釘鐵牛耳詵曰還許文殊入否公曰文殊者大智也智之大者離心意識而到彼岸是謂大智光明即清凉法界非二物也子今欲入此界勿以六根入乃至勿以無生入勿以無相入無我入無人入無一入無多入甚至於無入入如是而入楞透鐵壁銀山兊盡偷心而後五峰聖境

廓爾現前曼殊室利舉念便見方知一向不曾出一步今日不曾進一步豈非遊五臺之至樂乎詵忻然曰拜聆公言頓入清凉矣再三禮謝而退

張商英

宋丞相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作神燈傳曰元祐丁卯春夢遊五臺金剛窟平生耳目所不接想慮所不到覺而異之時爲開封府推官以告同舍郎林中中戲曰天覺其帥并州乎後五月除河東提點刑獄公事林中曰前夢已驗人事預定何可逃也八月

至郡十一月即詣金剛窟驗所見者皆與夢合但會
天寒恐氷雪封途一宿遂出明年戊辰夏五臺縣有
羣盜未獲以職事督捕盡室齋戒來遊六月二十七
日壬寅至清凉山主僧曰此去金閣寺三里往歲崔
提舉嘗於此見南臺金橋圓光商英默念崔何人哉
予何人哉既抵金閣日將夕僧正省奇來謁即寺門
見之坐未定南臺之側有雲氣綿緲如數白氎省奇
曰此祥雲也不易得集衆僧禮誦願早見神光商英
易公服燃香再拜一拜未起見金橋及金色相輪輪

現紺青色商英猶疑欲落之日射雲而成旣瞑有霞光三道直起亘天其疑始釋癸卯至眞容院止淸輝閣北臺在左東臺在前直對龍山下枕金界溪北浴室之後則文殊化宅也金界之上則羅睺迹堂也知客僧曰此處亦有聖燈舊有浙僧請之飛見闌干之上商英乃稽首默禱酉後龍山見黃金寶階戌初北山有大火炬僧曰聖燈也瞻拜之次又見一燈良久東臺龍山羅睺殿左右各見一燈浴室之後見大光二一如掣電金界南溪上見二燈亥後商英俯視溪上

持燈者其形人也因念曰豈寺僧設此大炬以見欺耶是時僧衆已寢卽遣使王班秦愿等排戶詰問僧荅曰山有虎狼彼處無人亦無人居商英始不疑又覩燈光忽大忽小赤白黃綠時分時合照耀林木欻省曰此三昧火也俗謂之燈耳乃跪啓曰聖境殊勝超於見聞凡夫識情有所限隔若非人間燈者愿至吾前如是再三溪上之燈忽如紅日浴海騰空而上漸至閣前其光收歛如大青鳥喙啣圓火珠商英遍體森颯若沃氷雪卽啓曰疑心已斷言已其光復

歸本處散滿溪上愿等自旁見之如金色身屈曲而
上妻孥所見又異於是有白領而紫袍者螺髻而跏
趺者仗劍及戴角者良久北山雲起於白雲中現大
寶燈雲收復現大白圓相如月輪甲辰至東臺五色
祥雲見白圓光從地涌起如車輪千百廻旋商英以
偈讚曰雲帖西山日出東一輪圓相見雲中脩行莫
道無憑據切忌脩行落斷空說是偈已大風忽起雲
霧奔騰如傾崖裂壑之勢主臺僧曰廵檢下兵持肉
燒煮不可禁願來日屏去之七月乙巳謝廵檢兵沉

憇於北臺晚休於中臺大風未息四山昏晦衆等失色臺側有古佛殿商英令灑掃攜家屬祈禮獨隨四人北陟數步中臺之頂已有祥雲五色紛郁俄而西北隅開朗瞬息之頃現碧琉璃世界見萬菩薩隊仗樓臺殿閣旌幢臺座七寶炫耀天王羅漢獅子香象森然羅列又於真容殿上見紫芝寶蓋文殊師利菩薩騎獅子又有七八尊者升降遊戲左右俛仰臺主請曰本臺行者數十年未曾見一光一相願假福力呼而視之旣呼行者至則隨役亦有潛隨窺瞰者矣

日色漸暝北臺畔有紅炬起瞻禮之次二金燈隔谷而出復有一燈如爛銀色熠灼不定會安撫郭宗顏遣急足馳東來因指燈示之曰汝見否其人叩首欣忭曰見余曰爲我謝安撫方瞻禮聖燈大風不可秉燭未及荅東於是再拜敬請願見我前先西後東一一如請末後西下一燈於紺碧輪中放大光明而來東西二燈一時俱至自北臺至中臺如白玉琢大寶椀內貯火珠光芒四射夜漏將盡寒凍徹骨拜辭下山東燈卽沒二燈漸暗是夕大風達丙午昏霾未捲

商英竊念曰昨夜中臺所見殊勝如是今往西臺菩薩豈違我哉行至香山則慶雲已畢臺頂既沉幣已所見如初但無琉璃世界耳遂遊玉華壽寧寺還眞容院郭宗顏及代州通判吳君偁五臺知縣張之才都巡檢使劉進保保甲司勾當公事陳聿各以職事來集商英以所見告之雖人人稱歎不已但未及親見耳是夕淸輝閣前再見金燈如初遣人白郭吳等五人同觀浴室後松上忽見羣燈如聯珠諸君各擊顙再拜頃之光隱衆散羅睺殿側見大白光如流星

惟浴室後之松林白氣朦朧過夜分乃息丁卯郭吳按東寨張之才還縣天色亦大昏霾商英與陳聿及與善監鎮曹諝晚登梵仙山諝曰昨夕金燈現竊於公宇後見之聿曰君所見燈光何處諝曰在空中聿曰聖哉聖哉聿自高而視若在溪上君自下而望則在空中矣商英自以累日所求無不響應因大言曰爲二君請五色祥雲卽起更衣再拜默禱俄而西南隅天色虛朗慶靄絪縕紫氣盤繞商英曰紫氣之下必有聖賢請二君虔肅當見靈迹瞻望未久宮殿樓

閣諸菩薩衆化現出沒二君嗟歎頂禮而別其夕復
止清輝閣念言翊日出山寶燈其爲我復現乎抽局
啓扉則金界南溪上已見大炬浴室之後三燈東西
相貫起於松梢合爲一燈光明照耀荏苒由東麓而
南行及於林盡溪渚之上放大白光非雲非霧良久
光中見兩寶燈一燈南飛與金界溪上四燈會集而
羅睺足跡殿及龍山之側金燈一時同現衆燈黃光
白燄前昴後鞸騰空至前直至中夜各復本處是日
也商英先至羅睺足迹殿見其殿宇摧毀矢願繕葺

其夜足跡殿所見燈光獨異即以錢三萬付僧正省奇修建戊申至佛光寺主僧紹同曰此解脫禪師道場也因閱碑中所載解脫自解脫文殊自文殊之語喟然歎曰眞丈夫也以偈讚曰聖凡路上絕纖塵解脫文殊各自論東土西天無著處佛光山下一龕存日巳夕見南嶺銀燈一金燈二巳酉遊秘魔巖未至之十里有白氣一道直貫巖前其中彷彿文殊乘獅而行有代州圓果院僧繼哲結廬山陽閱龍藏三年矣即詣其廬問以居山之久頗有見否哲曰二年前

有衣褐黃紫三異僧倚巖前石門而立門亦洞開艮久其僧入內門閉又巖間時有聖燈哲聞而未之見也商英曰何不牽挽其僧叩以至道哲笑曰何道之可叩耶雖然願公留言句以耀巖穴遂拂苔石書一偈云閱盡龍宮五百函三年不下秘魔巖須知別有安身處脫盡時流鶻臭衫書已相別出菴是夕宿巖中見金燈白光菩薩光中現身者三已從松林赤崖間放光兩道如閃電一大金燈耀於崖前流至松杪而泯於是十剎主僧及其徒衆請曰謹按華嚴經云

東北方淸凉山從昔已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一萬人俱常住說法是我山中衆聖遊止不知過去幾千刼矣我太宗皇帝旣平劉氏卽下有司蠲放臺山寺院租稅後因邊倖議括曠土故我聖境山林開畬斬伐殆盡龍神之窟宅寺宇十殘八九僧衆散丐四方菩薩聖教淪滅幾盡幸公於大士有大因緣屢示希有之相公不垂諸筆札何以示後以闡揚菩薩囑累之至意哉商英曰誠哉言乎但世人愚痴與之語此必以爲

怪誕無稽孰肯諦信且吾止求其自信而已安能信之天下後世耶已而郭宗顔吳君偁復來請曰假公之誠懇獲覩盛事自昔傳聞而未之見者今皆驗矣宜有紀述以發後人之企慕商英曰以聖語凡以寂語喧以奥語麤以智語愚以眞語妄以悟語迷畛域不同方圓不齊譬之阿脩羅王手撼須彌山而螻蟻不能舉一芥迦樓羅王七日遍四天下而蟭蟲不能鼓尋丈之翼商英非不願書實以書之無益也宗顔曰公如言之使天下後世知大聖之所寓皈仰企慕

漸以覺乎長夜之迷其功大矣公必懼謗而不言是令神奇無以彰明大違大士冥托之意矣商英曰諾謹受教然吾有一語涉妄百千億刦淪於惡趣爰書之以附清凉傳後云己巳夏六月以并屬亢旱復詣山祈求雨澤併安奉羅睺寺菩薩聖像乙巳平旦至中天閣見金色光起林麓晚金山五色光中見菩薩騎獅之像丙午至眞容院具威儀迎所安羅睺寺聖像至寺門殿中之燈晝見是夕東臺暨羅睺殿左右見大金燈數十上下往來不絕丁未於菩薩頂上見

寶蓋忽然通明流光四射已而襟領如意皆放寶光
又放殿前金蓮花燈談交輝開合無數是時遠近僧
俗數千雲集而觀歡呼動地繼以悲泣戊申詣中臺
日將暝四山黯黑忽有異氣如爛銀長十餘丈橫跨
北臺衆呼銀橋見商英曰非也此殆白銀階道聖賢
所遊躡者俄見寶燈絡繹而出至夜分乃沒己酉太
原僉判錢景山及經畧司管勾機宜文字郡壖來會
於東臺而商英旋還眞容院卽遣人招二君至祈見
聖燈庚戌宿佛光寺祥雲異氣繽紛蓊鬱辛亥往秘

魔巖殿中盧舍那佛面門放光照耀徹夜於層崖間現大金燈五壬子出巖見金橋亘空良久而滅嗚呼當處出生當處入滅非大幻善巧方便何足測其神奇哉是行也既以亢旱祈雨三禱三應但須臾卽霽癸丑還至代州大雨彌日將槁之苗油然而興商英卽臚列事跡奏聞畧曰臣近以本路亢旱躬詣五臺山文殊像前及五龍池祈求雨澤晝夜所接靈光燄彩殊形異相赫奕顯耀莫可名狀是時四方僧俗千餘同觀瑞應歡呼之聲震動山谷已而時雨大澍潤

及數州臣之始往草木萎悴農夫愁歎及其歸也麻枲蕎菽青翠遍野村落謳歌慶候大稔此蓋朝廷有道衆聖垂慈有司推行詔條布之名山異境其感應出於恒情勘會五臺山十寺舊管四十二庄我太宗皇帝平晉之後悉蠲租賦以示崇奉比因邊臣謾昧朝廷以其地爲荒山遂摽奪其良田三百頃以養鄉兵以致僧徒星散寺宇煙消臣竊以六合之外蓋有不可致詰之事彼化人者豈以土田得失爲成虧但昔人施之爲福田後人奪之養鄉兵於理疑若未安

乞下本路勘會如臣所見所陳別無不實即乞檢會奏請施行是歲承哲宗皇帝勅旨還田僧寺永爲遵守焉

此張無盡神燈紀異內多重複之詞焰舊志稍爲删削而錄之按無盡爲哲徽兩朝名臣言不妄發豈肯故作虛誕之文以欺世況後又有祈陽守傅其瓘見無盡清凉記而疑之後登五峰目覩圓光月輪之異始諦信至道刻石叶斗之陽以昭示善信非其明驗歟

傅其璀

宋元祐間傅其璀爲忻陽守一夕夢五塔凌空其色紺碧紫衣數十列拜於前璀亦從之瞻望久之既覺則以爲思慮所致耳目未接之境現乎精神矣默而識之無何張無盡行部過郡以所撰淸凉記出示璀覽之竊以爲誕焉是歲五月還副綏之任假道五臺既登絕頂天氣淸朗涼飈吹衣極目千里了無片雲命僧禮誦以祈瑞應竟日無覩璀謂長老德明曰僧不誠乎聖不靈乎久祈無應何也明曰昔者文王作

而鸞鳳儀孔子與而麒麟至天地禎祥必待人而兆且夫大人者必信己而後信人公心且疑而欲希靈瑞則詒矣瓘承誨大慙乃與僚友齋心懺謝冥祈聖應移時而夕陽啣山晚雲橫谷望臺畔忽現圓光大數百頃五色璀燦瓘與眾驚歡希有瞻拜舞蹈皆現其中抵昏而隱至夜鐘初動人聲寥寥星河湛湛瓘共十餘僧經行臺上長跽誦佛復有大月輪光現於巖畔咫尺之間數十緇素有見有不見移時乃泯沒焉瓘乃大發信心證無盡之文爲非妄渺石紀異於

叶斗峰之陽以示後云

錢蓋

宋建中靖國元年吳興錢蓋受命守河東六月自鴈門趨定襄三日至臺山眞容院與樂安任良弼太原王直方偕是夕於法堂前設香案祈靈瑞至子夜四望黮然二子意怠而寢蓋亦就榻披衣而坐俄而當軒忽現一燈其色如銀盤晃耀遽呼二子其寐已熟乃出戶視之闃然無跡徘徊之頃圓光復現如金盤懸於松杪惟蓋與童子及老衲覺幻三人同見良久

光銷明日以告二子二子大慚悔自責曰某誠懇不至故耳次日登東臺泉皆至誠得覩慶雲變態萬狀由北臺至中臺烈日無雲相與齋心虔禱久之忽爾白雲停岫空澄若水有大圓光懸於空際中有寶座玉樹芝草之狀良彌見玉樹直方見芝草蓋與童子三物俱覩至夜共禱佛前冀見神奇至漏下三鼓黃金橋現於雲際光鋩燭天一銀色獅子奮迅行於橋上移時大風忽起雲氣瀰漫蓋等焚香頂禮願力行善事歸命三寶詰朝至眞容院傾囊設供而去

移剌楚才

元丞相移剌楚才道號湛然居士留心向上金湯法社不遺餘力先是元世祖將西征有司奏請五臺等處僧徒有能咒術武畧膂力過人者撥入兵伍支給行糧以供役使楚才力止曰釋氏之高行者必奉慈忍持不殺戒故有危身不證鵞珠守死不拔生草者其不循法律之徒在彼既違佛旨在此豈忠王事故皆不可以從王師也帝從之大夫蕭守忠曰沙門不征不役安坐而食耗國累民必宜除之楚才曰人之

生也萬事天定於未生之前人力不能增減於旣生之後世有辛苦而饑餓者有安逸而飽足者脩短苦樂壽夭窮通萬狀不齊雖尼父之聖顔淵之賢項羽之勇葛亮之智亦不能移其毫髮豈彼沙門能窮吾民而耗吾國耶故萬物係天天與則生天奪則死沙門亦天地間一物耳其亦天養之也天且養之子獨不宥隘亦甚矣守忠曰釋敎不自生活從民乞食與則飽不與則饑是饑飽尚繫於人而公言天養毋乃謬乎楚才曰母之乳赤子至愛也赤子咽疾不能下

食毋能乳之乎富貴之家食前方丈一朝疾作粒米不度非天命乎農夫早春耕植盛暑耘鋤秋成可望嚴霜殺禾民饑而死故歲豐民不疾而後得養乃天養也故天之於物使各遂其生各得其養此其所以爲天今子病斯類而欲除之以違天之命恐釋未能除而天將病子矣守忠慚沮而寢其說

李文進

明巴蜀李文進官部郎時以釋氏爲異端奏請沙汰疏入未允歸而不樂方山人者問曰觀公色不豫何

佛於東耶文進曰事有未遂余心者余幼讀聖賢書即知釋氏爲聖教之蠹不達則已達必除之今身已達矣而不除其教有負初心耳方曰大哉君子之用心也憂夫聖教之蠹欲除萬世斯民之害與憂國財不充寇盜縱横者何啻霄壤哉雖然君欲除釋亦嘗閱其書究其旨其所以爲聖道之蠹者果云何哉進曰吾聞先賢朱晦菴之說以爲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夫虛無寂滅者豈不爲仁義忠信之賊乎方曰若然者君奈何以皓皓之明而蔽囿於他人之一言乎余

聞釋氏毘盧有萬德普賢有萬行安在其虛無寂滅耶今君欲除其教必先熟翫華嚴楞嚴等書果無一善可取乃肆力以除之則天必助其成功而不取誚於天下後世也文進然其言退閱佛書三閱月乃延方山人而謝曰荷子之誨得見西方大聖人之心法與吾教聖人曾不少異而尤深切著明矣方爲助喜曰君今日而不負所學矣他日見道固不難也嘉靖辛酉擢總督宣大都御史爲道之心日切思有以抉其膜者詢諸方山人山人曾遊五臺謁楚峰和尚有

道僧也以之告進進以公事至雲中延而晤之以昔時閱佛書得省請其開示峰曰噫公見影矣若吾法王之心猶未夢見在進悚然曰法王之心若爲可見耶楚公曰公欲見法王之心必極其空而後可以契不空之德不然則爲物欲塞矣情愛蔽矣雜念紛飛生滅流轉昏曹汨没未有了時尚何心法之可見哉進於是屏絶見聞六根悄然運動如木偶如是半載一日聞秋風落木聲忽爾廓然證得復見楚峰峰一見卽問曰公於大法信乎否耶進曰秖是個李文進

更信阿誰峰曰公可謂信矣然須深入堂奥始得進再拜受教先是永樂間勅五臺十寺爲國祝釐以山寒地僻五穀不生乞化維艱命該縣月給僧糧至嘉靖初有司以衆僧無勞而食國遂約令從軍役不數年僧徒竄徙梵宇半爲丘墟時少司馬昌邑葛縉銜督雲中聞臺山之廢行帖山西道以爲沙門從軍非兵家之利遂罷之及葛公去任奸吏舞權復役諸僧至是楚公以爲言進曰澗飲木食固僧之宜遂行帖山西道糧役俱豁除之

陸光祖

明吏部尚書陸光祖號五臺平湖人也弱冠之年嘗閱藏教於文殊本智有深契焉爵位日隆而信心彌固門庭嚴肅不容投謁而以三寶事來者槩不拒絕嘗抱疴不食者數日矣僧有爲勢豪所困欲奪其寺爲塋地者求救於公即力疾作書爲委曲詳盡不知其病也萬曆辛卯春致仕歸田假道淸涼稍憩龍泉寺紫栢可大師遣開侍者傳語曰昔東坡居士一語不投輸玉帶以鎭山門今奉和尚命有一問答得即

相見答不得當效東坡故事問曰盡大地是箇清凉言未已祖以手掩開侍者口曰老夫未出長安早輸此帶了也用問奚爲卽解帶度與開曰居士鼻孔得恁麼長祖曰莫謗人好開還舉似栢栢曰遮老漢雪東坡四百年來之屈旋與相晤周旋信宿贈以八大人覺經併偈其帶留紫霞谷之妙德菴至今存焉

文震亨

明崇禎辛巳中翰文震亨字啟美吳縣人也奉差齎大同兵餉謁見代藩卽入山頂禮曼殊聖像與山中

耆宿蘊眞律師有舊偕遊秘魔巖虔禱於大士矢願求龍神現身巖下有二小潭如盂滴泉注之住持代爲宣疏訖俄頃於上潭現二龍一蒼一白下潭龍現不計其數大若巨針而鱗角畢具夭矯騰躍水爲汎溢良久兩潭俱空無所覩矣驚歎希有作五臺遊記以敘其神異傾囊營建道塲於眞容院七日圓滿復覩金燈七盞懸於松杪如斗杓然蘊公爲吳人歷敘累朝使命及內臣至者龍現大小身者非一身大至尺許卽有風雨隨之惜乎失紀其全耳

高胡二侍郎禁砍伐傳

自古相傳五峰內外七百餘里茂林森聳飛鳥不度國初尚然後諸州傍山之民率以伐木自活日往月來漸砍漸盡川木既窮延入谷中千百成羣蔽山羅野斧斤如雨喊聲震山寒巖隱者皆爲驅逐奪其居食其食莫敢與之爭當是時清凉勝境幾爲牛馬塲矣萬曆庚辰間東萊胡來貢守河東道視兵鴈門因登清凉冥識聖境目擊其廢而有感焉於時巴蜀高文薦巡撫山西胡公歸郡因白之高公公具本題准

嚴加禁革砍伐其禍始消題本畧云臣竊照山西自
平刑以抵偏老爲邊者千有餘里北樓寧武之間林
木蓊鬱資爲保障而五臺一山重岡深樹恃爲內藩
父老相傳謂兩山之樹往者青靄相接一目千里卽
有跳梁曾不得一騁而去今砍伐盡所存者百之一
耳自前巡按賀一桂題請申飭之後人心稍稍歛輯
而弊端尚未盡絕蓋在北樓一帶則大同渾應居民
莊窰盤踞以砍伐爲本業黨衆殷繁未能盡舉而置
之法稍稍治其首惡而餘者又復放縱且渾應州官

秦越異視往往護其奸民輒歸罪於山西之緝捕者五臺則奸商視販木爲奇貨往歲依山取利每年動以萬數今自題禁之後各商垂涎舊事心未遽已年年以摻買舊木爲名乃私竊砍伐希圖夾帶且深山之中人跡罕至而山寺僧官勢力微弱又不能與之抗衡是以奸商之輩夏則千百爲羣肆行竊取秋則假買舊木因之駕運在官府以爲舊木業已出山無用之物矣與其以天地之材任其朽敗而無用孰若稍稍變價取千百之利以濟邊殊不知舊木非天降

地湧何以歲歲不絕而此輩知有變賣舊木之例轉相砍伐何有巳時臣自去年稔知此弊是以嚴行禁止寸木不許變賣此輩不售其奸又復投託勢要廣布大言假以眞定抽印以供造辦爲因且供造辦與固邊疆孰重孰輕損其所重益其所輕非所以爲國也矧抽印之木私十公一耳內不足以充其材具外適足以虛其邊防而奸商勢要藉以抽印大言恐嚇以致官司莫敢誰何臣看得地之所恃以爲險要者山也山之所依以爲屏蔽者木也今邊疆爲橐者有

二焉礦夫穴山奸民伐木邊臣徒知穴山爲患而禁之不知伐木爲患尤爲大耳況五臺一山爲天下名勝而今萬阜童童矣又何名勝之有踵弊巳久材木將盡然猶三年之病可及畜艾時也若復姑息不爲嚴禁將來孰任其咎且無根之民不務稼穡伐木茍延山木有盡歲月無窮其不化爲寇盜者鮮矣爲今之計在北樓則備行渾應二州無藉人等盡行驅逐而兩州掌印官亦當以邊疆爲重不許黨護編民別生異議在五臺則僧官巡檢帶領弓兵日夜巡緝一

有奸商豪勢砍伐入山擒獲赴道以憑問罪嗣後不論新木舊木槩不許開變賣之端但有一木出山至河川者卽坐本官以賣放之罪奸商勢要不得假抽印之名復滋砍伐庶乎事有責成人無異念而封疆藉以永固矣奉聖旨兵部知道部覆所言確當准議施行

鴈平道張惟誠清糧傳

萬曆辛巳奉旨丈田畝清浮糧以蘇民困有司因觀五臺山地前此未有徵稅今應與民同編徵糧等因

於時永清張惟誠守鴈門申帖云看得五臺山寺俱
係先皇勅建祝釐之所其地原非縣民額田曾無徵
糧事例況俱瘠薄山岡陰寒陡磵春回暑際霜落秋
前五穀不生其窩陽之處草麥半熟居山之僧藉此
糊口而土著之僧不過百數餘皆四方遊來依山暫
住今欲與民一體編派理必題請一入縣額僧輸不
前必致逃竄得其稅不足以裨國儲貽其害適足以
累百姓且聖旨欲清浮糧而今返議添糧是爲矛盾
也由此撫按準議行該縣五臺山仍舊免其徵稅不

得橫徵而各剎安生矣

